

第二部

# 宦海 浮沉



# 袁世凱

三部曲

侯宜杰 著

团结出版社



【第二部】

# 宦海浮沉





作者侯宜杰

1938年4月生，江苏沛县人。1964年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著有《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改革风潮》（人民出版社，1993年）、《袁世凯全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初名《袁世凯一生》，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增修，更今名）、《袁世凯评传》（河北教育出版社，1986年）。发表《论清末立党运动的进步作用》、《论立党派与革命派的阶级基础》、《应为康梁和立党派正名》、《论康有为的变法纲领》、《如何评论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等论文数十篇。

## 目录

- 〈一〉 附和维新 夤缘钻营 ..... 1
- 〈二〉 督练新军 有惊无险 ..... 37
- 〈三〉 观察行情 贩卖求荣 ..... 77
- 〈四〉 剿团保教 晋升直督 ..... 128
- 〈五〉 推行新政 改换门庭 ..... 166
- 〈六〉 窥测风向 左摇右摆 ..... 208

〈七〉	鹊巢鸠占	参与立宪	245
〈八〉	狼狈为奸	排除异己	294
〈九〉	两面三刀	罢官回籍	347
〈十〉	貌似隐逸	野心不死	390
〈十一〉	东山再起	待价而沽	427
〈十二〉	翻云覆雨	只为权势	468
〈十三〉	无情逼宫	清朝寿终	517

## 〈一〉 附和维新 夤缘钻营

光绪二十一年(1895)闰五月下旬。

什刹海垂柳夹岸，湖水碧绿，荷花盛开，翠盖亭亭，轻风拂过，涟漪荡漾，幽香远飘。来到水曲荫下，顿觉清凉无比，暑气全消，都中人士均乐于来此纳凉。当然，在这种地方，生意人和江湖术士是少不了的。

下午，袁世凯身穿宁绸小褂，青绸裤子，手持折扇，由东岸的柳阴下施施然向北行去。他走得很慢，眼睛东张西望，十分悠闲自在。

这时他已留上了两撇短胡须，看上去比以前成熟老练了许多。走到拐弯之处，蓦见一株柳树之下摆着一张条桌，桌上铺着一块白布，白布中央画有一个阴阳太极图，右面放着卦筒和签筒，此外再无别物。坐在桌子后面的人五十多岁，洁白的葛衫一尘不染，手里握着一柄鹅毛扇子，不摇不动，头仰靠在树身上，双目半开半合，似睡未睡，相貌清奇，一派仙风道骨，既无一般江湖术士的穷困潦倒之相，又不靠油嘴滑舌和危言耸听招徕顾客，不禁暗暗称奇，心中一动，走到桌前。

相师睁开眼睛，望了望来人，面露微笑，一指旁边的方凳，慢条斯理地说：“请坐。”

袁世凯坐下，笑道：“听先生说话，不像京师口音。”

相师说：“鄙人籍隶湖北，来自武当山。”说罢炯炯有神的目光不住地在袁世凯身上晃动，忽而神采飞扬，继而两条眉毛紧紧地蹙在一起，倏又舒展开来。

袁世凯问：“先生对卜卦、相面和测字想必都很精湛？”

相师谦逊地答道：“都略知一二，不敢自诩精湛。”

凡是江湖术士无不自吹自擂，自称是什么“铁嘴”、“神相”，甚至“神仙”，能预卜吉凶祸福，知晓过去未来。见他把自己说得平平常常，又来自道教名山武当，袁世凯益发以为他是一位深藏不露的奇士，问道：“请问相金多少？”

相师答道：“一般十两，普通百姓又当别论。”

袁世凯心想：“可能真有点本事，否则不会要价这么高。”踌躇片刻，说：“请相上一面。”

相师笑问：“请问阁下欲知何事？”

袁世凯心想：“先考考你再说。”故意反问道，“依先生之见呢？”

相师毫不迟疑地回答：“决断终身官禄。”

袁世凯暗道：“此人确实不简单，一下子就说出了我的心事。”便不加可否地说：“就按先生所说的决断一下吧。”

相师再次仔细地把他浑身上下看了一遍，而后笑逐颜开：“可喜可贺。阁下过去虽然官运不错，但并不特别顺利，从今以后，否极泰来，步步高升，可以安享三十年大运。”

袁世凯喜不自胜，忙问：“运中官居何职？”

相师只管微笑，并不答言。

“先生何不明讲？”袁世凯追问一句。

相师向左右前后迅速扫了一眼，把嘴凑近袁世凯耳边，小声道：“贵不可言。”

袁世凯不以为然，板着脸说：“呃，百官皆可明讲，先生此话实在令人费解。”

相师压低声音，正色说：“论阁下格局，三停相称，福寿双全。看阁下面部，神气盈溢，色泽明亮；鼻子端正，丰隆高耸；嘴巴红润，有角有棱；五岳朝拱，有气有势。这些构势极佳，显示出畅达幸运，富贵无比。其更贵者为头为耳，阁下耳与日角相齐，乃大贵之相；头方顶高，主有无上之尊。因此，若论官职，最终当在宰相之上。”

宰相乃是百官中的极品，再往上就是皇上了，这话要是传入官府，那还了得。袁世凯闻言脸色刹那间变得煞白，看看周围无人，赶紧低低声明：“先生这话说得太离谱了，切切不可乱讲，若让别人知道，你我都有杀头灭族之罪。”

相师肃然道：“我只是据相直言，信与不信，全在阁下。此言出自自我口，入于君耳，再无第三人听到，尽管放心。我还要提请阁下注意，若是面作红色，必然无恙，若是变作黄色，那就是歹运到了。”

袁世凯恐怕惹出大祸，不敢再请教有恙无恙的问题，急忙掏出十两银票，放在桌上，说声“告辞”，放开脚步向北行去，到了北岸，越过银锭桥，沿着西岸向南走了一段路，扑通扑通跳动的心脏方才稳定下来。他已无心观花赏景，走到一处无人的柳阴下，坐在绿茸茸的草地上，点上雪茄吸着，反复琢磨着相师的话。

过了一会儿，他信步来到南岸，打算回到客栈。往前走了没几步，就听有人喊道：“拆字拆字，解难决疑，避凶趋吉，灵验至极！”

袁世凯扭头看去，在一棵枝叶浓密的老槐树下，铺着一块白布，



上面有个签筒。一位头发蓬松的老头，身穿一身半新不旧的衣服，屁股下坐着一个小马扎，嘴里叼着个旱烟袋，正在向他张望。

他让相师的话弄得七颠八倒，疑疑惑惑，始终摆脱不掉。望见测字先生，心中又是一动：“何不印证印证？”于是停身问，“拆一个字多少钱？”

拆字先生笑着漫应：“随阁下之意赏赐就是。”

袁世凯在一旁的小凳子上坐了，说：“拆一个字看看。”顺手从签筒中抽了一支签，看了看递给拆字先生。

拆字先生看过微微皱起眉头，吧嗒吧嗒吸了一会儿烟，慢慢磕掉烟锅中的烟灰，方才说：“簧字拆开为竹、为黄，竹子逐节升高，乃是佳兆；但竹子变为黄色，又是死兆。就这个字而论，阁下的前程甚为得意，官运亨通，只是起居饮食必须谨慎，凡遇黄色，都要小心。”

见他说的与相师讲的应当注意之点基本相符，袁世凯相信了几分。又说：“再拆一个字。”接着抽了一支签，一看是个命字，交给拆字先生。

拆字先生眼珠飞快地转了几转，笑道：“大喜，大喜！”

“喜从何来？”袁世凯有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拆字先生急忙瞥了一眼周围，摇头晃脑地说：“命字拆开，上边是个人字，中间是个一字，下边是个叩字。”

继而极为神秘地说：“一者，一统也，归一也；叩者，叩拜也。一人居于最上，位尊无比，亿万人叩拜于下，这是个什么命呢？天下一统的命，九九归一的天命！”说罢连连拱手。

袁世凯越发惊奇了，嘴巴大张，眼睛瞪得好似铜铃，半天才冷静下来。

他冷哼一声，佯怒道：“一派胡言乱语，岂有此理！”说罢丢下二

两银票，扬长而去。

一路行来，两个术士的话交错地在他的耳边回旋，内心不断地嘀咕：“他们说的怎么如出一辙？是巧合还是……”

第二天，袁世凯带着勾克明来到宣武门外。

宣武门外达智桥胡同南边坐落着一所深宅大院，正中的大门常年关闭，左边的角门上有一方石额，嵌着“松筠庵”三个大字。但住守此庵的不是尼姑，而是和尚。景贤堂中供奉的也不是佛祖菩萨，而是明朝上疏弹劾权奸严嵩，因而遭到杀害，深受后人尊敬的兵部员外郎杨继盛，他生前就住在这所院子里。经过后人的多次修整，现在院落之中都是朱漆彩绘的回廊，玲珑剔透的假山，松柏花草应有尽有，十分清静幽美。正因如此，这里成了高人雅士最喜爱的地方，时常来此聚会，游玩宴请，诗酒唱和，议论时政。还有不少人租下房屋在此居住，翰林徐世昌就住在这里。

徐世昌，字卜五，号鞠人，原籍天津，生于河南。幼年失怙，生活比较清贫，稍长即出外谋生。光绪五年（1879）他在淮宁县治理文牍时，一天听说袁甲三祠堂中的园林不错，前去游览。适巧袁世凯正在园中，见他相貌魁伟，气宇轩昂，斯文儒雅，即有心攀交，邀至室中。二人越谈越投机，彼此视为知己，当即焚香叩拜，结为金兰之好。袁世凯得知他想赴京应试，缺乏资斧，即慷慨解囊，赠送了一百两纹银。以后二人又相聚了几次，便天各一方了。后来徐世昌中了举人、进士，授职翰林院编修，至今依然。

上午没事，他坐在院中的紫藤架下读书，忽有守门的僧人递上一张名帖，他接过一看，立即起身出迎。望见来人，脚下加快，老远就欣喜地高叫：“慰庭贤弟！”

袁世凯迅速迎上，紧紧抓住徐世昌的手臂，激动地叫了声：

“大哥！”

徐世昌笑呵呵地把他上下看了看，然后说：“真想煞愚兄了。”

袁世凯笑道：“小弟也很想念大哥。”遂命勾克明上前拜见。

徐世昌说：“这里不是说话处，走吧。”

二人来到客厅，徐世昌急令仆人打水，拿烟，端上瓜果，准备酒菜，招呼勾克明。

勾克明放下礼品，跟着仆人去了。

袁世凯洗了把脸，坐下点上一支雪茄。

徐世昌笑眯眯地说：“真没想到贤弟来，实在让人高兴。”

袁世凯笑了笑，说：“上年我由朝鲜回国时，上头令我进京，当时我正生病，没有来成。不久与日本打仗，李合肥（鸿章）非令我去平壤办理抚辑事宜不可，我就出关了。战事结束，我估计局面将要改变，便请假回家。这次要不是河南巡抚奉到上谕，著我进京交吏部带领引见，还见不到大哥。”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就是十几年。我已过不惑之年，有了白发，唉，老了。”徐世昌感慨地说，“贤弟的头发白的也不少，大概过于操劳吧？”

袁世凯轻轻叹了口气，说：“在朝鲜时整天与洋人和朝鲜人怄气，几乎没过一天舒心的日子，比不得大哥地位清显，事少而又单纯，看大哥的精神、气色俱佳，想来很得意吧？”

徐世昌接道：“嗨，名誉好听一些而已，论贵不过小小的七品，论富两袖清风，瞎混罢了，哪里谈得上得意呢。”

见其有些牢骚，袁世凯未再接谈下去，探头向四下里看了一眼，说：“伯母大人和嫂夫人在哪里？小弟前去请安。”

徐世昌道：“去年我把她们送到定兴去了，尚未接回。我爱这里

清幽，搬了过来。婶母老人家挺好吧？”

袁世凯恭答：“挺好。”旋问：“大哥膝下有子女几人？”

徐世昌无可奈何地笑笑：“愚兄无能，至今尚无一子一女。你大嫂为宗祀起见，劝我纳妾，今年纳了一个，恐怕也无希望。贤弟你呢？”

袁世凯嘻嘻笑道：“我纳了四个小妾，已有三个小子了。”

徐世昌拈髯大笑：“好，好，贤弟处处比我强，实实令人羡慕。”

袁世凯说：“哪里，哪里。”

徐世昌问：“贤弟引见之后，是否就赴浙江温处道之任？”

袁世凯喝了口茶，说：“正要向大哥请教。地方官我没干过，浙江又人生地不熟，我不打算去。留在直隶，总督王文韶圆滑透顶，跟着他也干不出什么名堂。对我来说，最合适的就是督练新军，一来有点经验，二来最感兴趣。请大哥为小弟谋划谋划。”

徐世昌手抚胡须默默地考虑了一会儿，说：“朝廷已命胡燏棻训练定武军，只是由于巨额赔款，款项极其困难，无法大量扩练新军，贤弟的愿望恐怕不易实现。”

“这便如何是好？”袁世凯面现焦急之色。

徐世昌微蹙双眉，略略沉吟道：“贤弟莫要着急，依愚兄之见，可先找个与练兵有关的衙门干着，然后慢慢设法。”

“大哥说的衙门……”

“督办军务处。”

“噢。”袁世凯对这个军事最高领导机关是清楚的，若是能在这样的衙门当差，以后如有编练新军之事，自然是近水楼台，闻言眼中露出一丝喜悦。

徐世昌吸了两口水烟，以久在官场的老练口吻说：“该处的督办

大臣为恭亲王奕訢，帮办大臣为庆亲王奕劻，会办大臣有翁常熟（名同龢，字叔平，江苏常熟人，户部尚书兼军机大臣）、李高阳（名鸿藻，号兰孙，直隶高阳人，礼部尚书兼军机大臣）、荣仲华（名禄，满族人，步军统领）和长麟。进这样的衙门不易，最好有得力的大臣，特别是该处的大臣保荐。”

袁世凯说：“翁大人和李大人皆与先叔文诚公（袁保恒）同僚，李大人还是阁学公（袁保龄）的老师，我有时给他们写信或禀报事情，此次来京，这两处是一定要去拜谒的。”

徐世昌说：“有此一层关系，那是再好不过了。翁李二位乃是帝师，秉性刚直，极有声望，深受皇上信任。尤其是翁常熟，每天召见军机之前，总先到上书房单独与皇上商量。能得他们一言，事情便有了六七成把握。荣禄是六大臣中惟一懂得军事的人，又是老佛爷（慈禧太后）的心腹，说话也极管用。”

“荣禄为人如何？”

“城府极深，性格坚毅，常向太后进谏，喜欢奉承，爱收门生，很重名利，嗜好搜集古玩字画。他与李高阳比较近乎，李高阳那一关打通了，他那里就不难了。其他人这次不见似乎无妨，到了督办处以后，你与他们就熟悉了。”

默然有顷，袁世凯说：“目前只好这么着了。”旋问，“听说康有为给皇上上书，请求变法，皇上和军机大臣以为如何？”

徐世昌答道：“皇上很重视，命阁臣抄录三份，一份呈给老佛爷，一份留在乾清宫，一份抄发各省将军、督抚议处。军机大臣只有翁常熟对康有为非常赏识，曾去南海会馆拜访，适逢康有为外出，没有遇上。康有为回来知道了，受宠若惊，立去回拜，二人谈了很长时间。”

“大哥看皇上会不会变法？”袁世凯又问。

徐世昌正色道：“皇上一心救国，刻刻不忘雪耻，很想有一番作为，前几天刚发了一道要各部院各省保奏人才的上谕，看来具有维新变法的雄心壮志，只是年轻一些，缺乏经验。”

说着说着，不知不觉到了中午，二人进餐，久别重逢，格外欢喜，喝得均很尽兴。

饭后，徐世昌问了袁世凯的住处，说：“这里和对面的嵩云草堂都是维新人士经常聚会的地方，可惜这里已经住满了，贤弟最好住到嵩云草堂，以便朝夕相处，同时与维新人士结交结交。”

袁世凯马上到嵩云草堂选定了一处院落，令勾克明回到旅馆，同唐天喜搬了行李过来。

第二天傍晚，徐世昌来说：“今晚嵩云草堂有个小小的游宴，赴宴者有翰林院编修张孝谦，他是李高阳的得意门生；户部郎中兼军机章京陈炽，他是翁常熟的心腹；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刑部员外郎沈曾植和编修丁立钧，都忠于皇上，与翁常熟关系密切；还有康有为、梁启超师弟和我。他们听说贤弟来了，都欢迎参加，贤弟之意如何？”

袁世凯笑道：“去做不速之客，不大好意思。”

“大家相聚不在吃喝，而在联络，你去了他们欢迎之不暇，有啥难为情的？”

“既如此，就去吧。”

二人进入池北精舍，侍者一见，满脸堆笑，点头哈腰，前面带路，打起门帘，徐世昌当先迈入雅间，袁世凯随后跟进。

桌旁的人纷纷起立，拱手招呼：“鞠人兄。”

徐世昌抱拳回礼：“兄弟来迟一步，恕罪恕罪。兄弟向各位引见

引见”，用手一指袁世凯：“这位就是袁慰庭观察。”接着又把在座诸人一一介绍了。

“久仰，久仰！”

“幸会，幸会！”

众人与袁世凯同时抱拳为礼。

在座诸人都是士林俊彦，若论科举功名，除了年轻的梁启超是个举人，都是进士，谁也不会把袁世凯放在眼里。然而若论官衔，他又是正四品道员，谁也比不过他，何况他到过外国，见过世面，因而又不能不刮目相看。

原在首座的文廷式立刻让位：“袁观察请这里坐。”

袁世凯乍一踏进这种场合，不免自惭形秽。可是他官衔最高，以为科名没啥了不起，心中马上升起一股傲气，神色泰然自若起来。虽然如此，他却不敢摆臭架子。连忙谦逊地说：“各位皆一时名彦，国家栋梁，承蒙不弃，使世凯得以叨陪末席，已是倍感荣宠，何敢僭居上座，万万不可！”

大家七嘴八舌推让了一阵，袁世凯还是在徐世昌旁边坐了。他把目光投向康有为，见其年龄和自己差不多，相貌并无惊人之处，眉毛浓浓的，鼻子正正的，嘴唇厚厚的，惟前额阔大，二目深沉，正是善动脑筋之人。再看梁启超，二十刚出头，瘦高个子，皮肤白皙，眼睛大而灵活，一脸秀气，英俊潇洒，活脱脱一个翩翩佳公子。旋又扫视了一遍其他人，记住了各人的特征。

酒菜上好，陈炽首先提议敬袁世凯一杯，以示欢迎。众人一齐道好。

袁世凯推辞不得，说声谢谢，仰头干掉。侍侍者重新斟满酒，他说：“久闻各位令名，今日方得识荆，幸何如之，兄弟衷心喜悦，今天

借花献佛，敬各位一杯。”

喝了这杯，大家就随意吃喝交谈了。

在座的都是熟人，只有袁世凯系新交，而且只有他到过外国，话题一会儿就集中到他的身上。大家问了些朝鲜的政治和风俗人情等等，他均作了回答。

陈炽笑问：“袁观察看到今天的上谕否？有何感想？”这也是其他人心中所想知道的问题，意在看看他的政治态度，故都很注意地望着他。

袁世凯意识到这一点，郑重答道：“上谕未曾看到，但听鞠人兄讲过。皇上真正英明，所列诸事无一不重要，无一不该做，而归结为以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尤其洞见时弊，抓住了症结。”

语音微顿，又说：“其实这些洋务早就该办了，可惜有些人一听洋务二字就头疼，一见别人办洋务就斥为卖国贼，以致想有作为的人惧谗畏讥，缩手缩脚，成效甚微。”

丁立钧忽问：“听说甲申年(1884)朝鲜发生政变时，我兄领兵参加了同日军的战斗？”

袁世凯眉飞色舞，大肆吹嘘：“主要是仗着兄弟带的一营冲锋陷阵，若非兄弟率军与敌力搏，十年之前，朝鲜就非我有了。”

徐世昌马上接道：“正因为如此，第二年日相伊藤博文到天津与李合肥谈判时，几次提出要惩办慰庭，幸而朝廷和李合肥认为慰庭有功而无过，坚持不允，他才没有话说。”

康有为一直注意观察袁世凯，这时也操着广东腔接道：“这次在甲午谈判时，伊藤说袁观察乃是中国有数的人物，称袁为日本报纸上都登出来了。”

袁曾看说：“倘若我们的统将皆如袁观察，甲午(1894)之役何尝



会败呢！”

袁世凯笑笑：“曾植兄谬奖了。”

文廷式突地愤然说：“国家每年拿出大量的银钱练兵，可是练的兵却不堪一击，再不变法，就国亡无日了。”

康有为接道：“说得极是。从今日的上谕来看，皇上变法之意甚是明显。只要皇上宸衷独断，认真仿效外国，特别是日本，保证三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十年称霸全球！”他说得异常激动，充满了自信。

别人觉得他说得太容易了，均未答言。

沉默了一会儿，陈炽心情沉重地说：“朝中官员通达开明者少，泥古不变者多，我辈纵然变法心切，奈阻力太大何！”

沈曾植颇有同感地点点头：“历代变法，均推行不易，即令强制推行，时局稍变，又被废除。前车之覆，可为殷鉴。愚见以为，变法断然不可操之过急，必须稳妥进行。为今之计，最好是先广造舆论，开通风气，待风气开后，再行变法，当无窒碍。”

“关于此事，兄弟思考了很久。”康有为说，“兄弟以为开风气，就得合大群。要合大群，就得开会。要开会，就得从京师开始。这不仅因为京师士大夫不通外国政情，而且因为在京师开会，既得登高呼远之势，可令四方响应，又在輶轂众目之地，可以自白嫌疑。近世严禁结社，士气大衰，此乃国家日益孱弱的病源之一，我们应当有勇气破除这个锢习。”

陈炽笑道：“长素（康有为号）兄宏论，兄弟衷心佩服。但兄弟以为，正因结社禁锢太久，人们畏之如蛇蝎，破除不易，首先以此相号召，必难收效，又易引起守旧者的嫉视，欲速而反迟也。倒不如先办个小报，通其耳目，待时机差不多了，再举办学会，那时人们就不会